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总体与实践

刘习根 著

重庆出版社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总体与实践

刘习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体与实验/ 刘习根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9-06601-7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I .①总… II .①刘… III .①哲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328 号

总体与实践

ZONGTI YU SHIJIAN

刘习根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秦 琥

责任校对:夏 宇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刘 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00 千

2013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601-7

定价:3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总序

徐长福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是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和重庆出版集团重点图书编辑室联合策划的。作为本丛书的学术主持人,我谨代表策划机构向读者简要说明一下本丛书的创意。

在汉语学界,有很多家族相似的实践哲学出版物。经过对近 30 年约 170 种以实践哲学为主题的汉语著作的归纳分析,我发现,这些出版物按照目前的学科体系来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广义马克思主义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一类是属于西方哲学学科,包括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学科的翻译作品和研究成果。在余下部分,一些是属于中国哲学和科技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一些是属于跨学科或自创新说的研究成果。不用说,这些出版物自有其价值和特色,不过,其局限也毋庸讳言。

第一类出版物比较贴近现实,面向实践本身,关乎我们自身实践中的痛痒,但其理论观点的条条框框太多,非学术的先入之见太强,结论都统一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上,意识形态价值明显大于学术价值。这种实践哲学旨在以一种话语力量加入当下的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因此主要是一种直接作为实践的哲学。第二类出版物中的翻译作品大多因取材较好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性成果的学术价值虽等而次之,但也不会差得很远。不过,前者的关切是原作者本人的历史时空中的实践,跟当下中国读者的实践客观上存在距离;后者则是对这种关切的讲述,虽然有助于读者理解那些原著及其相关学术传统,特别是有助于专业教育,但其主题和内容却无关读者当下实践的痛痒,并且普遍缺乏独立于所讲述对象的理论观点。显然,这种实践哲学是一种单纯的关于实践的哲学。此外,在属于中国哲学和科技哲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中,侧重现实的成果有类似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那些优长与不足,尽管它们的理论落脚点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侧重文本的成

果则有类似西方哲学的那些优长与不足,尽管它们跟读者的距离可能主要不在空间上。至于少量跨学科或自创新说的成果,尽管也开显了某些有新意的视野,或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在学术积累和学理发掘上还远未做到让读者像对那些名著那样心悦诚服的程度。

基于上述估量,本丛书旨在推出一些在吸纳既往成果的优点的基础上对其局限多少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按照我们的期望,这些成果应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至少要在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运思。一方面,不管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作品,还是探索新颖学理的作品,都不搞凭空而论,而是以消化吸收传统学术资源为立论的前提,做到先充分说明先前同类成果的得失,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另一方面,侧重研究传统的作品,也不画地为牢,不自限于现行学科畛域,不停留于一般性评介,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以揭示传统中特定学理的因革损益关系为目的,从而有补于本领域的创新事业,并为中国当下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学理鉴照。

不仅如此,我们推出这套丛书,还有更进一步的目的,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段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团结越来越多的同仁,共同推动实践哲学在整体上逐步复归其本性——做到既是关于实践的哲学,也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关于实践的哲学,意味着弄清实践所包含的复杂学理。其中,许多学理都已被中外前人揭示出来了,或者正在被学术发达国家的同行们发掘着;对前者我们要认真学习,对后者我们要密切关注。与此同时,有待探究的学理一定更多,因此需要我们把眼光除了投向他人文本外,还要投向实际的问题及其所蕴涵的未知学理。作为实践的哲学,意味着要为同时代的实践课题承担理论责任。实践哲学如果总是脱离当下现实的实践课题,那就不能算真正的实践哲学;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扮演回避问题、甚至掩盖真相的角色,那就走到了哲学本身的反面。任何真正的实践哲学都是自己时代实践问题的揭露者、实践课题的创议者、实践思路的探索者和实践过程的参与者。实践哲学在关于实践的哲学方面的所有积累和成就都是为了更好地成为作为实践的哲学。或者说,实践哲学尽管有多样化的内部分工,但合在一起应当既是哲学,又是实践,是实践和哲学的统一。

正如近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也正在急切地重新定位自己,与此同

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体更是面临重重危机,亟须寻求化解之道。所有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实践课题,它们呼唤着实践哲学的突破,尤其是中国人在实践哲学上的突破。

当然,回到操作层面上讲,本丛书的每一部作品毕竟都是一个有限的成果,不可能完全超越其处境,因而各自只能在特定的方面和程度上去体现上述意图。我们惟愿跟作者们同心协力,使这些良好意图能够通过一部部扎实的作品而得到渐趋全面的体现,并由衷欢迎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随时不吝赐教。

2012年3月7—10日
写于广州祈乐苑寓所

《总体与实践》序

徐长福

刘习根博士的《总体与实践》原为作者在我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现纳入“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出版。作为该丛书的学术主持人和该书作者的指导教师,在此向读者写几句推荐的话应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首先,该书所探讨的总体与实践的课题非常值得关注。

实践可以是个体性的,比如修身;也可以是集体性的,比如齐家;还可以是总体性的,比如治国、平天下。修身虽是个体性的,但并不容易。不过,相比之下,齐家无疑更难。可是,跟治国、平天下相比,前两者又都不算什么了。可见,总体性实践肯定是最难的实践。

总体性实践之难,在于像国家、天下这种总体既事关重大,又远远超出了每个人的直观视域,人们只能靠语言等符号去把握,其方式是:根据直观视域之内的事实,利用符号的普遍性和可推导性,在意识中逻辑地构造出总体。但这样一来,符号所把握到的总体和客观存在的总体之间是否一致就成了悬疑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根据符号所把握的总体去进行总体性实践,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因为总体只能通过符号去把握,而符号系统的构造必须借助逻辑推导,所以对总体的把握往往表现为符号的逻辑化系统,即西方传统中的那种理论,尤其是哲学。就此而言,西方哲学所把握的总体对于我们反思总体与实践的关系就具有典型意义。

该书的主要内容正是梳理和反思西方关于总体与实践的哲学学说的基本类型和历史脉络,对于读者了解这个领域的概貌具有参考价值。

其次,该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采取了一种学术化的态度。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著述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即不管讲什么,最后都落脚到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上来。这跟宗教的护教

差不多。当然,护教也好,意识形态辩护也好,自有其信仰方面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毋庸讳言,它们跟从学术上弄清事情的真相并不自动就是一回事。

跟上述做法不同,该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自觉的学术态度,或者说采取了一种跟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无两样的态度,亦即基于文献和史实的分析—批评态度。这样做有助于揭示真实的问题,发掘真实的学理。

在总体与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主张,这等于把总体和实践统一起来,堪称总体性实践哲学的最激进形态。对此,人们以往都给予高度评价,并长期遵照执行。如今看来,正是这种主张把以理论把握实践的冲动发挥到了极致,并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因此,马克思的总体观和实践观最值得认真反思。

该书的一个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解剖。

再次,该书在学理上对我关于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区分有所推进。

我在《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其修订本已纳入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中提出了两种思维方式划界的主张。我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实践所涉及的事物及其属性充满异质性,因而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合乎逻辑地把握到实践个例的某一方面的属性,而不可能把握到其所有属性,这种情况下,用理论思维从事实践只会适得其反。为此,我主张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划界,即用理论思维研究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二者分工而互补。在我这本书中,工程思维被定位为实践思维中最具建构性特征的一种下属的思维方式。

习根博士在读博期间了解了我的这套想法,并深为认同。他在自己的这本书中把我对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区分普遍化为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的区分,并将这种区分运用到对总体与实践的问题的研究上。在我看来,该书在学理上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对理论总体和实践总体的区分:理论总体是呈现在特定理论学说中的总体,是用理论思维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关于总体的认识系统;实践总体是人们在实践中实际遭遇到的总体,它比由任何一种理论所把握到的总体都要复杂得多。区分理论总体和实践总体的

意义在于：在总体性实践中，切忌单凭一种理论去指导实践；要想充分把握总体性实践的复杂性，就必须博采众理论之所长，然后用实践思维加以统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性实践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它以为单靠自己一家理论就能把握全人类的总体性实践，而没有意识到理论总体和实践总体之间的根本界线。

该书在学理上的上述探进反映了近年来我所带领的实践哲学团队的一种共同追求，即对“修、齐、治、平”等人类实践的历史遗产与现实问题亲自做一番理论性的思考。这也是这套丛书的意旨所在。我们深知，在各种类型的学术研究中，做理论是最难的，而要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更是谈何容易！尽管如此，我们不想在理论思考上弃权，尤其不甘心单纯充当先辈或域外理论的传声筒。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所关心的总体性实践就危乎殆哉。所以，该书以及丛书中的其他著作如果在理论创新上有值得肯定之处的话，或许主要不在于其已经得出的结论，而在于其对读者们的创新意识的激发作用。

最后，该书的基本学术品质值得信任。

目前的汉语学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来说，还处在发展中状态，学术出版物的一般品质明显较低。特别是汉语马克思主义学术，长期奉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优先的原则，对出版物的学术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其品质更低一等。

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指导习根博士撰写这篇学位论文时特别强调一条底线，那就是必须在学术品质上基本达标。我所树立的这个“标”包括两点内容：其一，鉴于该论文所研究的是西方的事情，因此在题材选择、总体构思和关键论断上必须以尚无汉译的比较权威的西方研究性著作为参照基准；其二，对专题探讨的人物及其学说的论述，必须以其原著（包括其汉译本）为主要依据。这样就避免了时下汉语著述中常见的宏观上任意联想、微观上断章取义的做法。

为了落实上述标准，习根博士可谓竭尽了全力。他不仅当初在撰写论文时数易其稿，而且在按出版要求将其改写成书的过程中，又反复征求我的意见，并据以多次修订和完善其稿本。在读了该书的最新修改稿后，我有把握这样讲：该书所实际达到的水准已经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

当然,作为当今汉语学术大背景下的一部普通作品,该书在学术上一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该书遗漏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相关思想,对一些哲学经典的解读不够细致,一些理论论证还可以进一步推敲,等等。但不管怎样,把该书推荐给读者,我心里是完全踏实的。

习根博士性情敦厚,为人为学诚实本分。该书或许没有振聋发聩之力,但确实属于真才实学之作。兹感其勤勉,爰以为序,以嘉其志。

写于 2013 年 6 月 4 日

目 录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总序(徐长福)/1

《总体与实践》序(徐长福)/1

导 言/1

一、问题的缘起:总体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1

二、本书的研究视角/3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篇章结构/8

1

第一编 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观/13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哲学的总体观/15

第一节 柏拉图规范性的“理念”总体观/15

一、古希腊的启蒙时代/16

二、作为规范性总体的“理念”/19

三、规范性“理念”总体的实践问题/22

第二节 基督教哲学的总体观/26

一、基督教哲学总体观的理论渊源/27

二、作为认识论总体性原则的上帝/29

三、作为伦理学总体性原则的上帝/33

四、作为历史总体性目的的上帝/35

小 结/39

第二章 近代哲学的总体观/41

第一节 康德的范导性总体观/41

一、作为总体论者的康德/42

二、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45

三、范导性原理的提出/48

四、范导性原理的运用/51

第二节 黑格尔的作为精神展现的历史总体/58

一、黑格尔历史总体观的时代背景/59

二、对实证的基督教的批判/61

三、对社会分裂的新理解：走向总体性社会的必要环节/64

四、作为绝对精神展现的世界历史/69

小 结/75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77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观/79

第一节 马克思的实践总体观/79

一、哲学的使命：理论与现实的和解/80

二、实践的首要地位/84

第二节 马克思的历史总体观/88

一、历史之谜的解决及其困境/88

二、作为历史目的的历史总体/93

三、作为生产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97

第三节 恩格斯的物质总体观/103

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104

二、物质范畴的核心地位/107

三、作为最普遍规律科学的辩证法/110

四、作为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14

小 结/116

第四章 卢卡奇的总体观/118

第一节 关于文化的总体观/118

一、人文主义总体观的影响/119

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史诗总体的堕落/122

三、对文化总体的渴望/127	
第二节 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总体范畴/132	
一、辩证的总体观：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幽灵/132	
二、物化理论及其实践意义/136	
三、阶级意识/139	
四、总体与物化的消除/143	
小 结/147	
第五章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150	
第一节 霍克海默批判的总体观/150	
一、批判视角的开启/150	
二、精神分析方法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结合/153	
三、启蒙的辩证法/160	
第二节 阿多尔诺否定的总体观/165	3
一、对同一性总体的批判/165	目
二、哲学与现实/170	录
三、否定的总体/176	
第三节 马尔库塞：从记忆到总体/180	
一、从理性总体到记忆的总体化/181	
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启示：物化就是遗忘/184	
三、精神分析的回忆作用/188	
第四节 萨特：从总体到总体化的总体观/192	
一、作为幻觉的总体/192	
二、从总体到总体化/196	
三、历史的总体化/200	
四、个人的总体化/204	
小 结/208	

第三编 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211

第六章 总体的崩溃与重建/213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观/214

一、利奥塔：向总体性开战/214

二、福柯：权力—知识的历史形态/217

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220

四、詹姆逊：差异的总体性/224

第二节 哈贝马斯：重建一种交往理性的总体/228

一、黑格尔主义总体图式的影响/228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33

三、交往理性对总体的重建/238

小 结/243

4

第七章 一条关于实践总体观的新思路/246

第一节 一个关于实践总体观的新平台/246

第二节 作为范导性理念的总体观念/252

一、作为范导性理念的总体之人/252

二、作为范导性理念的理想性总体社会/261

第三节 作为建构性理想的实践总体/267

小 结/273

结语：走在探讨总体问题的途中/275

参考文献/279

《总体与实践》后记(刘习根)/291

导言

一、问题的缘起：总体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

本文使用的“总体”概念来源于英文 *totality*, 该词具有“总体、全部、大全、整全、总共”等多个含义, 表达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弗洛伊德认为, 这种“无所不包”的观念最初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海洋崇拜——海洋乃万物之母, 一切生于海洋并最终复归于海洋。哲学后来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无所不包”的观念, 这就是哲学史上的本体论传统。莱维纳斯认为, 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 西方哲学一直贯穿着各种形式的本体论, 尽管这些本体论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它们的本质却是相同的——“把他者还原为同一以保证存在的包容性”^①。把异质的他者还原为一个统一的本体, 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本体论追求的目标。本书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总体”的。

在“总体”观念的支配下, 本体论者们总是试图运用理性的方式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 以达成完满的“总体性”。他们运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来设想各自心目中的“总体”, 并以此作为理解宇宙和人生的基础。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这种“总体性”理想看作一个可实践的目标, 例如, 柏拉图根据“理念论”设想出的“总体性”的社会——“理想国”, 基督教哲学根据上帝设想出的“上帝之城”,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设想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 时至今日, 上述种种“总体性”理想仍然只是停留在思想当中, 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了对这些“总体性”理想的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美好

^① Emmanuel Lé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Pittsburgh, 1969; 转引自孙向晨:《不可或缺的上帝和上帝的缺席》, 载《学术月刊》, 2002年第6期。

的理想只能停留在思想当中,而无法成为真正的现实呢?它在将来还有可能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否还像哲学史上那些思想家所具体描述的那种样子?所有这些问题,促使了我对总体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前人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要么把“总体性”理想遭遇实践困境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实践的失误,要么仅仅归结为理论的原因。例如,有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历史总体——共产主义社会至今无法实现的原因归结为单纯的实践原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要调整实践,这个理想就一定能够最终实现。这种观点在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当中是一种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的思想家,尤其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则是将共产主义社会看作一种纯粹的理论抽象物。如美国的约翰·P·伯克(John P. Burke)等在《马克思和大同社会》中,就批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会是对一个可能达到的社会的描述,因为总可以在一个设想为最好的社会中,仅仅通过增加幸福的总量而使它变得更好一点”^①。甚至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总之,各种反思和批判意见层出不穷,思想家们都确实讲出了一些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所有的这些探讨,都没有真正切中“总体”范畴在实践中遭遇困境的真正要害,即没有从总体范畴本身所内含的复杂性来理解这种困境,因而至今没有形成一种真正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笔者认为,“总体”范畴之所以在实践中遭遇这种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概念本身的特质与实践之间所具有的矛盾。要阐明这个矛盾,必须对“总体”范畴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否则,我们就可能只是就事论事,当然也就无法真正透视“总体”范畴的这种实践困境。

“总体”范畴起源于一种用理智来解释世界的冲动,这就是哲学“本原”观念的来源。但是,后来的哲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本原”的这种解释世界的功能,他们还试图运用这种总体性的“本原”来改造世界,以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融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于一体的“总体性”观念。这是哲学史上总体—实践观念的起源,柏拉图是这种观念早期的典型

^① John P. Burke et al., *Marxism and the Good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1; 转引自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下卷),重庆出版社,重庆,1997年版,第34页。

代表。他既把“理念”看作解释世界的总体性原则，又把“理念”看作人类实践的模型，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把这种“理念”的模型实现在现实社会当中。柏拉图的这种总体—实践观念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督教、黑格尔、马克思，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深受其影响。

在笔者看来，各种美好的“总体性”理想之所以陷入实践困境，是因为思想家们混淆了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他们都是拿理智设想出来的一个“总体”，既用来解释世界，又用来改造世界，从而错误地将理想性当作了现实性，由此陷入实践困境。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他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的活动、实践的活动和创制的活动三种^①。在他看来，理论活动是一种沉思，它依据理论智慧来追求一以贯之的道理；实践活动依据实践智慧来追求活动本身的好；创制活动依据技艺来追求活动结果的好。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理论、实践和创制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目的和实现手段，它们各自只能根据自己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否则，必然陷入困境。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被传统的实践哲学所重视，它们忽视了由沉思的理论活动所形成的总体观与实践（包括实践和创制）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它们在没有对各种总体观进行考察之前，就武断地认为，这些总体性理想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出来。殊不知，各种传统的总体观基本上是理智的产物，是理论思维抽象的产物，它本质上是非实践的。这正是传统的各种总体观在实践中遭遇困境的真正原因，本书的探讨就是缘起于此。

二、本书的研究视角

针对传统哲学总体观遭遇到的实践困境问题，本书打算在理清各种传统总体观的实质的基础上，再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即采用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划分的办法来透视总体性观念，并尝试提出一种具有真正实践特质的总体。因此，本书的基本视角可以分为两个：一是考察和批判哲学史上各种与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有重要关联的总体观，二是在思维方式划界的

^①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活动主要指政治和伦理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本身的好，而创制的活动主要指生产和技艺的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活动结果的好。而在现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基本上兼具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的含义。